

竹海竹韵

□杨东声

汽车在弯弯曲曲的公路上盘旋,就像大海中的一叶扁舟,一会儿隐没在谷底,一会儿腾跃在波尖上,慢慢地向着大海深处颠簸。

好不容易,终于选择了一处稍为平缓的地方停了下来,还未等我下车,朋友说:“你不是很爱竹子吗?今天就带你来看看竹海,怎么样?”

哎哟,真感谢朋友的理解,我的确爱竹,虽不像苏东坡爱竹爱到前无古人——“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地步,但也视竹为伙伴,为朋友。为弥补居住环境全无竹影的缺憾,我特意将一幅竹海的照片设置为微信的头像,希望天天能有竹陪伴。

走出车门,纵目环顾,极目俯瞰,哟,真广阔哪!苍竹茫茫,层峦叠翠。翠色顺着山峦地势连绵起伏。翠山简直成了绿海!微风拂来,一望无际的青翠犹如大海中的绿波,轻漾在海面之上,恰如一道道绿色的波浪,轻轻地向前移动。突然,一场雷雨不期而至,强大的山风掠过海面,绿浪变成绿浪。绿浪匍匐翻腾,涛声怒吼;那声威似滚滚洪流,气势磅礴;似千军万马,波澜壮阔。那情景,那壮观的画面令我精神振奋,胸怀洒脱,心生豪迈!

雨过天晴,山路湿滑,但我们仍然深入竹海腹地,欣赏雨后竹海的奇观。

最奇妙的算是竹叶和水珠了。因为雨水的冲洗,洗尽了叶面上的尘埃,一扫暗黄的色彩,呈现出娇翠欲滴之态,尽显蓬勃生机。躺在叶面上的雨珠,晶莹剔透,折射出如珍珠般的光芒,缓缓地向下滑动,悬在叶尖上,亮如刀。突然,被风儿轻轻一推,像打了个趔趄似的,晃动了几下,倏地向下坠去,在这翠绿得幽暗的林子里划出一道亮丽的光线。微风轻吹,无数叶子抖动,万千珠子如天女散花般飘散坠落,在这昏暗的林子里盈盈闪闪,仿佛晚上天地之间的萤光闪烁,又似夜幕下碧海里的帆船熠亮,瞬间,整个林子竹光斑驳。雨虽然停了,但还有雨珠顺着竹竿滑下,停在节子上垂挂着。夏雨过后的林外偶尔阳光灿烂,阳光从交相重叠的竹枝翠叶的缝隙中漏下,形成了一缕缕光线,光线触碰到竹节上的水珠,折

出一面面小小的光镜,时有微风,竹影婆娑,林内有无数光镜交叉映射,一时间,林间成了舞厅:“灯光”在摇晃,叶子在笙歌,竹影在跳舞,仿佛置身于一个充满动感与活力的世界!

深入竹林,眼前是一片清幽的世界。深幽绝尘的林子里弥漫着竹叶的清香,让你神清气爽,胸怀敞开。我闭上眼睛,享受这大自然给予的恩赐。瞬间,感觉到这世界上的一切通通漂浮在这铺展着青翠的绿海之中,享受这空寂的世界给予的那份宁静。这让我的脑海里泛起王维的诗句来:“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一个人,一片修竹,一架古琴,一弯明月,构成了一幅清幽宁静、高雅得几乎脱了俗的意境。有幸置身于这样的境界里,仿如崇尚空灵的诗佛,什么也不用想,唯有以一把琴声,一段唱腔回报这来自大自然的神奇馈赠。可惜当下,没有明月,没有雅琴,但这清幽的世界依然让人心境澄澈得似乎快要入定了,只有时时有几声啾啾的鸟鸣声让你听得惊心动魄,还有那随风而舞的叶子,发着“沙沙”的响声来凑个热闹,不过,那声音也是清脆、悦耳、悠长,恍如天籁。快乐在竹海中流淌,烦恼在幽暗中淹没。每一刻,都好像经历了一场心灵上的沐浴,使人忘记了尘世间忘却不了的时光。

漫步竹海,竹韵悠悠。一枝一叶的风致,如刀刻,似斧雕,铭在脑中,镌在心头。她那正直有节的风度,虚心而坚忍的品性,真是风韵透彻,脱俗雅致。古代文人墨客早就把竹定性为“四君子”之一,也是“岁寒三友”之一。是啊,竹,就好像是世外隐士,没有媚世之态,遗世独立,虽高岸挺拔,顶天立地,却又百般柔情,不哗众取宠,低调内敛;竹,心无杂念,一尘不染,高风亮节,清雅淡泊,不求闻达于莽林,不慕华丽于山巅,朴实无华,宁静纯粹是她自然天性。难怪乎,从古至今赞美她的诗词曲赋文浩如烟海。这当中,我对明太祖朱元璋的《咏雪竹》印象深刻:“雪压竹枝低,虽低不着泥。一朝红日出,依旧与天齐。”诗明白如话,浅显而隽永。据说,朱元璋当年乔装为民,巡视民情。有天来到

一个薛姓与祝姓杂居的村子,平常薛姓倚仗人多势众,随意欺压,刁难祝姓人家,弄得祝姓人度日如年,苦不堪言。朱元璋清楚一切之后,妙用汉字谐音,诤吟本诗赠予祝姓人家,激励他们当效习竹之刚正、坚韧、从容的品格,对未来要充满信心。说来也凑巧,眼前就有一枝非同寻常的竹子。也许长久地被困在幽林里,高大同群的笼罩和挤压,她终日享受不到阳光雨露。想来,这日子过得既痛苦又无奈!放弃奋斗,甘愿在蹉跎岁月中走向穷途末路?不!只见竹子紧贴地面,匍匐折行了三五米,然后旁逸斜出,努力把身子探向岩石之外,吸收日月天地等大自然的能源,从而壮大身躯,发散枝叶,现在和其他竹子一样长得挺拔俊秀,婀娜多姿呢。这刚强、坚忍、从容的生存态度真让人感动!这不正是朱元璋要赞美的精神吗?

同样令我敬佩的还有她的胸怀与格局。无论当初是弱者还是后来成了强者,她不循环内卷怪圈。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在自己的世界里独善其身,默默地发自己的光,以成就自己,惠及他人,兼济社会。如此坦荡,仿如光风霁月!

忽然一阵闷雷再响,接着又是小雨而至。有人快速钻进小车里去了,我仍然坚持欣赏这独特的竹子。我想起苏轼的《定风波》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我想人生总离不开风雨。有点风雨,人生也未必完全都是坏事。就像眼前的这枝竹子一样,倘若她没有生存的压力,也许就没有今天的婀娜俊秀,美得让人敬佩。

漫步竹海,犹如漫步在人生路上,需要一份“吟啸且徐行”的闲适,让生活的雨点,化作如歌的音符跳动在心的琴弦上,定会流淌出“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从容与淡定。在纷繁的尘世,为自己寻找并拓宽一片心灵驿站,驻足小憩,生活中许多不能承受的疲惫和烦恼,顷刻间会随风而逝。只要心中仍坚守那一抹绿色,即使生活有怎么的“微冷”,也会“山头斜照却相迎”的。

小说

三月三,换春衫

□叶北海

三月三,上春山。王母摆下蟠桃宴,五湖四海会神仙。

神仙当然没得会,会会老同学还是可以的。

郭强、郑光明,还有我,十点不到,就把车停在不老泉旁的松树下,从后备箱里往外拿鱼,拿肉,拿菜,拿烧烤炉。

郭强用喷火枪点着木炭,吡,又意犹未尽地点了根烟,“科技发展,生活是方便了哈。北海,你还记得不?当年咱们烤地瓜,光生火就折腾了半天。”

“那能不记得,那天下雨了嘛。”

郑光明不乐意了,“你问他?他怎么会记得?那天他和亮子响午头才来,来了就吃现成的。是我捡的柴火,湿漉漉的,点不着。”

“是吗?”我揉揉太阳穴,“三月三,浮烟山赶庙会,路上挤得人山人海。我记得跟亮子绕来绕去,从一条小路爬上来的,结果弄得两腿全是泥,鞋都掉了。可你说柴火点不着,我怎么印象这么深呢?”

郭强拍了拍郑光明,“那还用问?哪回聚会,咱家‘锶光明’不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抖搂一遍?听得多了,记忆混乱,身临其境了呗。光明,把你车上的东西搬下来,去接亮子,今天给他换春衫,去去晦气。我和北海生火烧烤,也让你吃顿现成的。”推搡着把他撵走了。

我还在想生火的事儿。

郭强说得对,记忆是个很脆弱的东西,稍不留神,就会碎掉;碎了,再怎么修补,也很难恢复原貌。我们这帮生猛的侠义少年,转眼都已年过四十,记忆占生命一大半了,怎么能任由它肆意破碎呢?

“你知道我和亮子为什么迟到么?”

我尽量让语气平静一些,把这件事讲清楚。

“咱们约好了,三月三,上春

山,一起来野炊。可那天一早下雨,我犹豫着来还是不来。亮子就来家里喊我,说早知道你这家伙意志不坚定,不拽一把,准黄了。谁想刚要出门,雨竟然停了,一路上桃红柳绿,空气清新,别提多惬意了。唯一要留神的,就是顺着路边的草丛走。那时咱们镇上都是土路,沾点雨雪就是泥,根本下不去脚。”

郭强皱了皱眉,都是从那年代过来的,谁没受过这茬儿罪呢。

“我跟亮子一边爬山一边砸牙,说些不着四六的胡话。然后就看一个老头骑着一辆三轮车,冲进泥里了。他下来推车,泥疙瘩硬把车圈糊住,哪里推得动?来回折腾,两只脚也陷进去了。看见我俩,他瞅了一眼,眼神里透着求助的意味。”

唉,我叹了一口气。那时候刚脱下棉衣,换了身轻便衣裳,又刚下过雨,神清气爽的,真不想去推车,沾两脚泥呀。我就当没看见,顺着路边的草丛走了。接下来我和亮子都不说话,也不笑了。等走到庙会街,虽然人山人海,卖什么的都有,可我就是提不起兴致来。回头想想,那老头车上拉着一车货,大概是想趁着庙会卖出去,换些生活费。现在卖不成了。这时,亮子说话了。他说刚才应该帮那老头推车来着。这不跟我想一块去了吗?我说那还等什么?我俩掉头就往回走,也顾不上草不草、泥不泥的。

“可惜呀。等我们跑回去,老头不在那了。只留下深深的辙,和两个深陷的脚印。也不知道是谁帮忙,推上山去了,还是彻底放弃,掉头回家了。我和亮子懒得逛庙会,顺着小路绕来绕去,三月三,换春衫,结果还是一身泥。”

郭强嘴上的烟灰断下来,掉到烤肉上了。他连连吹打,挽救那串烤肉。“说实话,咱们哥

儿四个,亮子混得最差,要关系没关系,要事业没事业,要钱没钱,还进去了;可他又是最仗义的,不论你有什么事,装修,搬家,哪怕是约架呢,一个电话,他准来。这么说起来,可能跟这事有关。”

我揉揉眼眶,把泪收回去。

“不瞒你说,亮子出事前,来找过我。说他娘生病欠了不少钱,人家油漆泼到门上了。问我能不能周转一下。其实我手里有一笔钱,惦记着上套新设备,就没松嘴。没想到第二天他跟讨债的起冲突,把人给捅了。后来他娘住院,动手术,咱们都没少出力,可到底没让他娘俩见上一面。想想,难受呀。现在亮子出来了,可他娘没了,老婆带着孩子改嫁,家也不在了。今天我得问问他,想干点啥?摆摊,开店,买辆车拉货,需要多少钱,我都给他垫上。”

郭强把掐下的菜根扔掉,“凭啥你都垫上?显你有钱吗?幸亏‘锶光明’不在,否则又得喷你。咱们哥们儿有一个算一个,见者有份儿!”

我说:“行,咱三个摊。”

“这才对嘛。当年吃完烤地瓜,咱们围着山跑了一圈,怎么说的?谁也别落下!”

是呀。当年我们指点江山,畅想未来,漫山遍野跑得鞋都丢了,始终手挽着手,谁都没落下。郭强拍了拍我的肩膀。

郑光明的宝马顺着山路开过来了。

三十年来,经济发展,公路通到家门口,浮烟山也修了两条盘山路,再也不用受那泥泞之苦了。

郑光明下车招招手,把亮子喊下来。他剃着小平头,换了身新衣服,虽还有些拘谨,却也冲我们笑了笑,依旧一副憨厚相。郑光明喊了“一二三”,按照约定,我们把手笼在嘴上,一起喊起来:

“三月三,换春衫。红了桃花绿了柳,东风一夜换新颜。”

花间闲心见天地

□伍卓琳

与那些大红大紫的花色相比,我极爱蓝雪兰那一抹魅蓝,十几年前第一眼见到它就沦陷了,一发不可收拾。雨后的蓝雪兰总在黄昏时分显出几分忧郁,那些淡蓝色的花瓣像被水雾浸透的信笺,写着无人签收的诗句。这让我想起李商隐“留得枯荷听雨声”的固执——有些美,本就不必结果。

可是最近两年又疯狂爱上了变化多端的三角梅,女人,果然是善变的物种。若说蓝雪花是未寄出的信,那么攀在墙头的三角梅便是烧到天际的晚霞。它的炽烈与蓝雪花的清冷形成奇妙的呼应,如同生命的两极:一边是克制的抒情,一边是肆意的宣言。梁实秋曾说喝茶需“有闲”,其实看花更需闲心:当指尖拂过菊花层层叠叠的花瓣,当目光追随三角梅攀援的枝条,时间便慢成叶尖欲坠的水珠,折射出生活本真的质地。街边小巷口的那个阿婆时常坐在花下补衣裳,针线穿梭间,衣襟落满玫红的花影。她常揶揄我“这么精心伺候这些花有什么鬼用”,而我却撇见她缝补衣衫时嘴角的弧度,比任何实用主义计算都来得珍贵。

晨露中的百合,则是另一种语言。修长的茎秆托着皎白的花朵,像一盏未熄的夜灯。这一大片百合是十几年前哥哥从广州给我带回来的几个小球,如今已经繁茂如森林,年年盛放,从不缺席。日本俳人松尾芭蕉写道“菊后无他物,唯有大萝卜”,道破了雅俗之间的虚实界限。去年深秋,我在河青寺寺院的石阶边见过一株野百合,僧侣们踏着它落下的花瓣往来洒扫——美与日常,原可如此浑然一体。

时间在花间走得慢。由清晨到日暮,由初春到寒冬,在这里,耗了我整个青春年华。我在搬弄花草的时候,时常有流浪猫陪伴身旁,或许是因为我平常在施鱼肠水的时候会偶尔扔几个鱼鳃给它们吧。最近发现那两只淘气的小胖猫频频对着蓝雪兰垂涎欲滴,我赶紧抽时间把它那长长的春枝扎起来,小猫望花兴叹,每每都用怨恨的眼神刺杀我。我那点偷偷埋在花盆底的鱼肠水也逃不过它的魔掌,见着我“喵喵”的宣示着。修剪三角梅最费神,得想,得看,得比较,哪个枝条该留,哪个该剪,时常耗费半天也做不出一个子丑寅卯时。独自塑形时总得咬着一截绿棉线,小心翼翼地绷着铝线,像给小姑娘扎辫子,常常又因用力过猛,把枝条折断了,又得想办法用薄膜纸给它包扎。嫁接更费功夫,用女儿淘汰的美工刀,削接穗时小指小心翼翼地抵着刀背,依然逃不过受伤的劫难,云南白药、创可贴是资深花友的家必备产品。又是包扎,又是嫁接,忙活到天黑忘记做饭是家常便饭的事儿,又凑过来调侃:“哟喂,种个花,整得像个外科医生一般。”我笑而不语。指甲缝里的泥永远洗不净,倒也无关——前日扦插的杜鹃冒了芽点,嫩绿拱破黑土,像我脸上那块陈年烫伤疤。

三角梅从嫁接后抽出新枝要多少天?蓝雪花第几场雨后才会褪去羞涩?朱顶红的花期可以撑多少天?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就像我们无法计量一次次的凝视对心灵的滋养。陶渊明采菊东篱时,绝不会想到千年后有人用“花开经济”评估他的悠然。而今人追逐的“生活美学”,或许不过是学着古人,在水泥森林里认领一寸开花的权利。



绚烂多彩的三角梅
□柯娅 摄



当暮色熏染过最后一朵朱顶红,忽然明白所谓闲心,不过是允许自己成为大地上的一个逗号——在三角梅燃烧的烈焰旁小憩,在蓝雪花飘落的一瞬间驻足;蹲下来数蒲公英的绒毛,或者等一朵昙花在深夜缓缓打开——这些“浪费”掉的时间,反而让日子有了重量。就像那个巷口的阿婆,一针一线,挑起落落,连缀起跌宕的人生;就像那个总在学校门口画花的少年,他画坏了的素描本里,藏着比所有成功学更接近真理的密码;就像那个整日戴着围裙在花间忙碌的中年少女,一瓢清水,一捧泥土,浇灌出比任何鸡汤都更治愈的平凡……

生活有时像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不如简单地活着,且看花开花落。

沙琅江的风

□叶进雄

不是柔顺的丝绸,不是柳梢的耳语
是沙琅江的风
粗犷,坦荡,带着两岸黝黑的体温
与河水深处,亘古的咸腥

从出海口溯流而上
鼓荡着
卷起铁锈船身的呜咽
在粗粝的缆绳上
打出低沉的呼啸

吹过荔枝林的顶端
绿色的浪潮翻涌不息
沙沙——沙沙——
将阳光搅碎,扬成燥热的金粉

洒落,在滚烫的沙岸
裹挟着渔汛的消息
像无形的信使
撞开每一扇临水的窗棂
带来鱼鳞的微光
和炊烟咸湿的问候

熨烫着灼热的下午
像一块巨大的,刚离开炉火的铁毡
在田野、水塘、屋顶上
沉重地喘息
直至——
撬开积雨云层的闸门
倾倒天河滚烫的银钉

禅意人生(外二首)

□杨承志

1
一城春水
一树繁花
春秋辗转年轮四季
光阴若水禅意释然
水墨青花时间煮雨
韶华渐远佛缘淡悟
素颜清裳红尘浅行

2
折一研素墨文字
刻在季节的阡陌里
携一抹恬淡于时光深处
任红尘滚滚静守一份清宁
煮一壶往昔渡半生佛缘
念菩提一遍遍
阅年轮一篇篇
岁月阑珊缘来缘散
红尘一路芳华刹那
守一寸光阴淡如菊素如简
春来不媚,秋去不忧
心留空白浅释人生风景
指尖流淌的阳光温暖了记忆
生命留白处淡泊致远

时光若水依心而行
生命若水止于至善

4
走一段路看一程风景
一场旅途一次修行
苍山如海江湖远
拈花一笑醉流年
云水禅音穿尘过
几缕淡泊铅华洗尽
草木一般闲
风吹雨成花
寒露霜重守心自暖
情不弃
时光温暖
爱不离
岁月不寒
心无澜
清静如泉
梦不变
静守芊芊素心
让生活留白
多一份睿智
让心如莲浅淡清欢

泛舟百里,渔人用一生的长度走过
潮起潮落间,归隐了那一抹沧桑
的轨迹
渔火阑珊处,倒影斑驳
渔人梦里春秋几度

夜渡的渔火,“连家”的船
轻舟飘过,墨色荒茫
一张张密绵的渔网
把多少寒暑筛洗
一弯弯风尘尘褶
留下海上“浮家泛宅”的痕迹
一首首置家渔歌
阅遍涛声里的岁月

被风吹拂的记忆
渔火悄然滑过
有些暖,有些苦涩
风吹十里,渔火远了那个夏夜
那些跳跃的温暖,星星点点

寻觅

去采集荒原野卉
去翻捡海滩贝壳
去寻觅诗人的足迹
去追回抛弃的记忆
披星戴月的奔波
只想寻找那迷失的方向

路,何处是头是尾
路,何处是始是终
多少人归了来归
多少人归了未归

小船,请把我
带到海的最蓝处
我要看——
海有多深

渔火
一朵渔火,细碎柔软的光
足够丈量,一个昼夜的长度
足够将黑夜燃尽,吞尽,迎来黎明

渔火,是人间的
把人间柴米油盐
刻在潮声与浪喧里
渔火又是一个羁旅者
在视线难以逾越的远方
它执意寂寞,即使遍体伤痕

渔火如风,呼呼吹响岁月风尘
一如飘在暮色深处的那张橹
在水中数写前世今生